

金
張恨水
集

水滸新傳



01010435502L 郑州大学图书馆



长篇小说●第四十卷●下

全
张恨水
集

水浒新传

QAZ611/09



(晋) 新登字 2 号

水 滸 新 传

上 下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125 字数: 539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57-4

I · 735 定价: 平装17.50元(套)
精装22.50元(套)

目 录

自 序.....	1
凡 例.....	1
第一回 四好汉车马下梁山	两相公笙歌微上国.....1
第二回 窦建德真开门揖盗	蔡相公也粉墨登场.....15
第三回 借刀杀人权奸定计	当堂逐客儒吏丧生.....29
第四回 煎同根张达动官兵	放野火时迁闹相府.....42
第五回 劝酒盗令紫进赚城	夺船渡河花荣还箭.....55
第六回 三路调兵高俅献计	万旗匝地关胜屯军.....66
第七回 陷州城将军失进退	步月色豪杰叹飘零.....76
第八回 遣战地二梁别乡城	作远图三阮探海船.....87
第九回 明火劫舟英雄渡海	乔装登岸双杰探城.....100
第十回 智多星迹露海州市	张叔夜计退梁山兵.....112
第十五回 雪夜被围群雄失势	单骑决战名将成功.....124
第十二回 张叔夜祖钱表深情	宋公明反正宣大义.....135
第十三回 衣冠异趣僧道同归	儿女幸情屠沽借隐.....146
第十四回 识内侍孙二娘入宫	戏御街宋徽宗乞饭.....158
第五回 哀故土杨雄说难民	救中原陈东修密柬.....169
第十六回 怀庐墓两雄动归心	戍边关三军壮行色.....181
第十七回 罢知州情急联武员	高太尉弊深纳内侍.....192
第十八回 闻边警州官弃城走	见露布好汉结队来.....203
第十九回 合围三面田仲斩酋	拒战四门董平痴国.....215
第二十回 小旋风拍案骂庸官	丑郡马放火烧流寇.....227
第二十一回 姜妇行两番敬美酒	英雄义千里访危城.....237

目 录

第二十二回	卢统制阵前一通书	朱参军马上三条计	243
第二十三回	施小计雪夜袭金兵	泄众忿公堂咬水贼	258
第二十四回	贼妇人献身诱番将	金元帅贪色收逃吏	258
第二十五回	喝里色阻军冀南道	宣统制尽节沧州衙	279
第二十六回	风雪遮天舍生献计	战袍染血复命成仁	289
第二十七回	挥大旗柴进夺城门	放弩箭燕青擒寇将	300
第二十八回	遣细民赴死勉时迁	夸宗室弃城伤赵野	311
第二十九回	探出路卢俊义擒俘	作先锋郝思文摆阵	323
第三十回	驰驱星野一旅突围	践踏全军双雄劫帅	335
第三十一回	戴白巾衰兵作夜战	挥赤帜大将逞虎威	348
第三十二回	童衙内抢路射难民	史大郎横刀辱贵少	361
第三十三回	太学生上书伏御阙	花和尚入世说流氓	372
第三十四回	李相公卫国募民兵	何制使守城纳义士	384
第三十五回	半夜缒城同决死志	终朝巷战痛剿顽敌	397
第三十六回	十八勇将飞骑勤王	一万义兵解围驱贼	412
第三十七回	见议款李纲挥老泪	闯空邸林冲报旧仇	423
第三十八回	老经略扶病统援军	小弟兄受知行险计	435
第三十九回	四烈士杀身惊番帅	三名臣对策破金兵	447
第四十回	姚统制一旅误兴师	关将军十路小杀贼	459
第四十一回	畏寇焰李纲突罢职	激民情陈东再上书	469
第四十二回	东京城马忠辞众杰	相国寺智深遇仇人	480
第四十三回	哀新鬼故人祭荒冢	骂宰辅醉僧题愤诗	491
第四十四回	花和尚火烧相国寺	玉麒麟兵扼临清城	501
第四十五回	贼知县试行苦肉计	杨都监细察夕阳城	513
第四十六回	贪杯中计杨雄被俘	飞马叩庄汤隆传信	523
第四十七回	试闲棋卢俊义释俘	受重币喝里色换将	533
第四十八回	逞贪心雪里姐掘墓	施巧辩鼓上蚤盗头	543
第四十九回	施小计关胜取两城	作微行杨志谒祖庙	555
第五十回	巴色马三日大搜索	青面兽单枪快报仇	565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小弟兄聚首惊盲词	老宣慰释俘遣细作	575
第五十二回	请诏书耿南仲进谗	闻潮音鲁智深坐化	584
第五十三回	及时雨奉令荐袍泽	黑旋风负气跳黄河	595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芦沟遇旧友	病尉迟燕市结新交	605
第五十五回	乞怜妇中计漏军情	神行人报警伤病体	615
第五十六回	宋统制邓州起义兵	花先锋郿陵遇钦使	629
第五十七回	惠民河凿舟沉金兵	尉氏县飞骑悬汉帜	639
第五十八回	陶宗旺忘身搏强敌	呼延灼力疾效前驱	649
第五十九回	霹雳火跃马夺木寨	没羽箭飞石打金酋	659
第六十回	扯吊桥武松奋神勇	截粮草吴用逞奇谋	669
第六十一回	老弟兄歃血武圣堂	众死士破金朱仙镇	681
第六十二回	赵官家阅军南薰门	太学生拜将白莲寺	693
第六十三回	智宋江片言退金兵	勇武松独手擒铁将	704
第六十四回	陷京城六甲兵误国	停巷战一金使议和	716
第六十五回	苦战南城十将殉国	屈降北国二帝蒙尘	727
第六十六回	作走狗范琼露阴谋	饮药酒宋江全大义	742
第六十七回	误中毒筵众星四散	羞食夷粟一帅北沉	758
第六十八回	雪国耻同死白虎堂	快人心大捷黄天荡	771

第三十五回 半夜缒城同决死志 终朝巷战痛剿顽敌

这是正月下旬将尽之时，彤云密布，星斗无光，站在城墙上，向远处张望，黑越越地目中无物。倒是附郊东西北三面，都有火光照耀。暗空里，红光透出了城外街巷人家的影子，红光下鼓鸣马嘶牵连不断。

二更将近，李纲却着旗牌来传何灌到中军帐叙话，并着鲁智深弟兄六人，一同前去。七人进得箭楼，见站班将弁，手持兵刃，挺胸直立，毫无倦容。正中公案上，燃着手臂粗也似两只红烛。李纲端正的坐了，执笔批阅文卷。见七人分排站了参谒，便放下笔来，略起了一起身。因问何灌道：“城下火光人声，终夜纷扰，将军知道是何意思吗？”何灌道：“必是金兵连夜调度，预备明日攻城。”李纲颜色正了一正道：“金人将傲兵骄，目中无人。他到了郊外，本可立刻攻城，只是斡离不那厮多少还有三分戒心，见我在城垣上布下了守备，就在牟驼岗先驻一日，看我城中动静。到了晚上，他必已探得明白，四处勤王之师未到，又知道本部堂是个文人，不省得军事，所以到了这时，反大意起来。趁此他们骄气正盛，部署未周之际，应当先杀他个措手不及。我想就着将军自率本部一千五百人即刻下城，然后我再调三千禁卫军接济你。”何灌躬身道：“末将早已想之烂熟，此次缒城出去杀贼，胜则打通西南两门，以待援兵到来，在城外找个立脚点，和城内先立一点犄角之势。不胜，这一千五百人，只

有全部殉国，决不望城内开门，放我等回来。相公明鉴，那金兵若看见城门开了，如何不跟在后面杀进来。相公意旨，只是要末将和这一千五百人挫折金人锐气，至多是牵制他兵力，并不能靠这一千五百的区区步兵，杀退十万胡骑。恁地时，再着三千禁卫军下去，也无非如此。假使城外立脚不住，却又白白葬送了三千兵力？城中精锐之师不多，在援兵未到以前，却是应当爱惜这点兵力。”李纲道：“本都堂恁不省得，只是让你一千五百人缒城出去孤军奋战，益发危险得紧。”鲁智深便向前一步，躬身道：“上禀相公。这一千五百人有了缒城杀贼的意思之后，就没一个打算生还。好比用香饵去钓鱼，要钓到鱼，就休想拿回香饵。恁地说，自是越把香饵撒少些越好。何况这一千五百名步兵之外，今晚上又来了五百市民，他们除了引导官兵穿街过巷之外，也可以帮同官兵作战。金兵来此，人地生疏，我等出城之后，出击就分路厮杀，退守就分藏在街巷人家家里，有了两千军民，也是够搔扰得贼兵头晕目眩。城中守城兵力，却是削弱不得。”李纲手摸鬚点头道：“如此自然是好，这却难为了你们。本都堂倒想起一辈古人来了。以前汉朝李陵提步卒五千人，深入沙漠，与十万匈奴之师作战，其始未尝不是一条汉子，到了后来矢尽援绝，却降了胡人。”何灌高声道：“末将不才纵然有始无终，这南道总管下六位将军，或已出家，或已经商，他们自愿从新入伍杀贼，怎肯作个半截汉子，怕死时，他等不来投效，又谁去勒逼他？何况末将背城作战，那和远入异域，全般不同，休道城中还可以接济，便接济不得时，末将出城突袭金人，是短兵相接作巷战，用不着弓矢。就无所谓矢尽。若说粮食，这城外人民匆促逃

走，只携带了少许细软去，食物决无法搬运，这二千人的饮食，随时可在街巷民家采办，却也不会围困到李陵进退不能那般地步。”李纲听了，不住微微点首。因道：“虽是你等忠勇过分，本部堂在这城上，也不能让你们孤军力战。但须你们明天与金兵厮拼一日不得放松，到了明日晚上，或者缒兵增援，或者将你等调守南郊，那时我再作处置。我自随时派人缒城出去，传达命令。若阻碍得金兵迟一两日攻城，等勤王兵马到了，你们便是捍卫社稷第一大功。”何灌道：“相公如此期望，末将不战到日落西天，死也不敢死。”李纲向史进等道：“你等都听明白了这言语？”大家齐声道：“听明白了。”李纲道：“好！你等皆是百战勇士，一定不负我的期望。现今已到亥初，你等可以退去，稍事休歇，子初用饭，丑末缒城，那时，我自来相送。”何灌等唱喏告退，李纲又站起身来，以示敬重他们的忠勇。何灌到了外面，就在灯笼下，取出一幅东京地图，挂在箭亭子墙上，孙宏、张三、李四和鲁智深等，齐站在墙根下，向地图张望，就向着地图，讲解了作战之法。便约定了将一千五百步兵，分作四股，左右中三路，各配派三百步兵，配合一百名市民。步兵作战，市民只须在前引路，在后擂鼓呐喊助威。其余二百步兵，二百市民，放在后面，随时接济，并传递城上放下来将令。九个投效首领，鲁智深、史进派在中路，张青、孙二娘、张三派在右路，戴宗、曹正、李四派在左路，孙宏着在后路，计划立脚地点，采集粮食。分派定了，时交三鼓，二千军民，便在城墙上，风霜之下，用过战饭。大家结束停当，拿了武器在手，预备缒城。箭楼外一簇灯光涌出，李纲带了随从，便又亲来劳军。这二千人挨排儿站在城垛边，李纲命面前随

第三十五回

从多人，高举灯火，便挨了人一一道劳。到了那五百市民面前，又着实奖慰了一番。大家见他偌大官职，昼夜操劳，众百姓也纷纷向他唱喏。

这时城外几处火光，略觉低弱些，喧嚣的声音，也渐渐沉下去。料得金人纷扰了半夜，这时却也该少歇。他回头看到，何灌站在身边，便道：“这已到了时候，便可缒城。”他躬声称是，着侍从吹了两声忽哨，立刻城上灯火，一齐息灭。墙垛上预备好了的千百条绳索，都由垛口上垂下。二千名军民，各在暗中抓了一条绳子，沿着城墙溜了下去。人都下来之后，城上又将绳索吊下来十余架木料编扎的木筏，兵士们将筏抬到城濠里，配有现成的竹竿，将人陆续渡过濠那边。待得军民登岸之后，何灌令人留下一架木筏，藏在岸沿下，其余的都扯上岸来，架空在一处支起，下面塞些引火之物，点着一把火，将木筏都烧了。凭地时，正是告诉了众人，除了还有一架木筏，还可渡几个人探候城中消息外，大家都无回城之望了。这正是项羽破釜沉舟之意。这已到了四鼓之后，天空益发昏黑，夜风拂面，冷气砭骨。大家离开城濠，顺着街道，向北进行。那东京城外百姓，本是逃避一空。到这一夜，一些火光也无，街巷中鸡犬，多被金兵残杀，也不听到一息响动。众人虽是鱼贯摸索了走，自有孙宏等指导路途，却也不忧错误。到了预先择好的地带，便将全队分开。鲁智深依然穿了他的僧衣，手握镔铁禅杖，杂在中路军队前进。约莫半里路光景，却见前面火光照耀，映出了街道轮廓，仔细探望，有十几具灯笼，挂在人家屋檐下。另外一丛火光，却隔了屋脊。何灌着两个市民来问，知道前面是白马寺，必是金兵前哨，在这庙里盘踞。何灌将这庙前后地

形问得详细了，便将四百人再分着两批，鲁智深、史进带一百五十名步兵，五十名市民，由附近小巷抄到庙后，攻打后门。到后门时，放起号炮，这里便攻庙前门，杀到庙后殿塔前会合。

鲁、史两人引了二百军民悄悄走到庙后，这里并无灯火，却是那前殿火焰射入暗空，一片红色，倒映出了这庙后一道矮院墙，拥出了一些冬枯的树木。墙旁有一耳门，已是关闭了。早有几个市民相叠着搭起人牌坊，送两个人跳进墙去。开了后门，步兵在身上掏出火炮，点了引信，向天空抛出。立刻听到庙前哄咚咚鼓声大作，潮涌般的大众呐喊。鲁智深手挥禅杖，抢先打进庙去，史进领了众人紧紧在后跟随。这里盘踞的金兵，听到前后门杀声同起，料是宋军夹攻，他们路途不熟，却只有向大门外出迎接厮杀。鲁智深迳直奔到后殿，也不见个金兵影子。火光之下，见殿院落里凌空立着个塔影，正是何灌约着会师的地方，又不便违背了将令，再向前追去，立在殿前台阶上，将禅杖顿着石板，大吼起来。史进手使镔铁棍，奔到面前，问道：“金兵却怎不向后接杀？你听，这喊杀声，只在庙门口，我等益发再追上去。”鲁智深未曾答言，那金兵却如打碎了蜂窠也似，突然分散了满庙，向里回奔。鲁智深挥起禅杖，跳进人丛，指东打西，金兵满地瓜滚。史进率领二百名军民，列阵在殿前大院落里，拦着金兵退路，撞上来的，自使着各人手上武器，挨排的砍杀。这金兵里面虽也有率领着的将官。他们在这围城外骚扰了一日夜，实在不曾想到这般时候，城里会派兵出城，纷乱中应战，先吃了几分亏，加之这队进袭军民，都是奋勇舍命杀来的，锐不可当。转眼何灌由大门口杀了进来，两下里夹击，瓮中捉鳖也似，片刻工夫，就把金兵斩尽。

第三十五回

杀绝。鲁智深手扶了禅杖站在大院中心，回头向四边看看，看七横八竖，满地都是金兵尸体。呼喝着道：“这些胡狗，太不经厮杀，只这片时工夫，都杀个干净。”那何灌手使了狼牙棒扛在肩上，缓步踱到鲁智深面前，笑道：“师兄你休焦急，天色方是朦胧发亮，今日还有一天的厮杀呢。”鲁智深抬头看看，天上只剩着三两颗星点，青天成了鱼肚色，霜寒扑面，风过有声。随了这风尾，带来一阵角声。史进在旁插言道：“必是金兵大营，听了这里厮杀声，开了援兵前来。”鲁智深道：“天色不曾大亮，他们来了，正好中我埋伏。”一语提醒了何灌，便道：“敌众我寡，这里宽敞，如何可以和他厮杀，刚才经过的那丁字街头，四周巷道很多，正好和左右两路衔接。”说着，吹起一阵忽哨，向大众打了个暗号，于是领起这四百军民，立刻回到丁字路口，在两旁巷道里民家隐伏了。

离此约十里路的金兵大营，听了这里喊杀声起，便疑宋军出城迎战。也立刻戒备起来，及之继续得着探马飞报，先锋队一部已被宋军围困。那金兵元帅斡离不，本打算午刻攻城，这时赶紧发动全体人马不及，却只急调了三千骑兵，派两员大将，先挡住头阵。在金兵鼓角声里，三千骑一阵风似到了白马寺看时，街上除横倒些金兵死尸而外，却不见到宋军。这时，天色已可分出空中楼阁，远远看看东京城墙，遍插旌旗，并不像有大军出城模样。这两员金将，为了要看虚实，便打算领了队伍，直到城濠边去。那马蹄成万，踏着街面，如何不响？埋伏在丁字街上的军马，早派人爬上房屋，隐藏在椽瓦下，向街上探望。只看到金兵有一半人过，便在屋上放起信炮。伏兵听到，每二三十人一股，由民家四

处八方抢杀出来。那百名市民，有的擂鼓呐喊，有的隐伏在街屋上，将瓦石砸打金兵。金兵在大街上，也只可以数骑并行，已是兜转不得，若杀进窄巷里，便是一骑马也不如步战方便。因之他们只在大街上接杀，却不想旁边窄巷里追赶。宋军胜了，短兵器砍搠马腹马脚，只管排次的将金兵斩杀在马下。宋军支持不住时，退入僻巷里，却好喘息。那何灌首先杀出来，将三千金骑截成两段，见过去的金兵，抢着回头，十分纷乱，于是一手拿了钢鞭，一手拿了砍刀，大吼一声，站在自率的一批军民前头，跃入金兵丛里，刀砍马腿，鞭打金兵，一道黄光，一道白光，上下飞舞。军民看到何制使也这般奋勇，便紧随在后面，也杀入金军队里去。鲁智深、史进两人各带三五十个步兵，在金兵丛里，杀进杀出。约莫厮杀了一顿饭时，金兵马队已冲到一处，一个耳带大金环的金将，自挥了长矛，押住阵脚，向北抢路。街道狭窄，马拥挤在一堆，一马被刀砍倒，众马就互相践踏，那阵势越发纷乱。那金将在后，退不出去，见何灌穿了紫甲，一刀一鞭，四处砍杀，料是一员大将，益发掉转马头来，挺矛直刺何灌。何灌见马已到面前，料躲不过。将身向地一滚，滚打马腹下，飞起一鞭，将金将打落马下，又是一刀，砍了那金将首级。鲁智深在左，挥起禅杖，史进在右，挥起铁棍，将金骑队里来抢尸体的，又打翻几十个。金兵群龙无首，呼啸着像决堤一般的溃走。何灌挽了那金将首级的头发，向鲁、史两人道：“不知此贼叫甚名字，你看这耳朵上，戴了这大金环，决是一员大将。这些骑兵总有一半溃退回去，料得必来报仇，我们益发怒恼他一下。”于是着人把自己旗号扯出，将这首级悬在旗杆上，把旗子插在白马庙门

前。一面派人通知左右两路埋伏军队，依计行事。自己带了百余名步兵，由大街东边，打通人家门壁前进。

史进带百余名步兵，由大街西边打通人家门壁，逢街穿街，逢巷穿巷。鲁智深依然守住丁字街口，只数十人搬运木料石块填塞了街路。部署完毕，金兵鼓角齐鸣，一路放箭，射将前来。鲁智深带了众人，闪藏在木石堆下，见金兵换了战法，全是轻装步兵在前，马队弓箭手在后，步马夹杂，且战且进。看来，后路路绎不断，料是来人不少。便带了众人，悄悄后退。看到追近城濠，那在后接应的孙宏，早已得了将令。在街左右放出的两把火头。这里火起，只是两丛青烟。金兵之后，却有无数火头，借了西北风势，向下风头的金兵烧起来。金兵见后路有火，只好二次回奔，这边无数信炮放上天去，左右两路埋伏的步兵，一齐向丁字街口杀出。鲁智深回头杀来，首先带过戴宗、曹正。戴宗叫道：“师兄，不可穷追，我们那路，也有金兵。”鲁智深手握了禅杖，正待说话，只见孙二娘手使两把日月刀，发髻也散了，有一绺披在肩上，喘着气跑了来。鲁智深吃惊道：“大嫂却怎凭地狼狈？”孙二娘道：“今天早上，那路有几股金贼散兵，无非是掳却财物的，我等一赶就跑了。适才接得何制使将令，让我们策应中路，向北冲杀，绕过这里街口。哪知金兵也是分了无数小股，由各街各巷冲来。我和大郎杀出七八条巷口，刚才被一大股金兵马队将我们冲散。待要杀回去，又怕这里得不着消息。”鲁智深道：“离这里约莫多少路？”孙二娘道：“不过三四条巷子。”鲁智深道：“戴兄且在这街口守候些时，我去接了张青出来。”李四由人丛里迎出来道：“引导路途，须是小人一路前去。”鲁智深道：“也

好。”便带了三十名步兵，与孙二娘奔向右路，只穿过两条巷子，便听到喊杀声。李四端详了一会，在一所大户人家门前，撞开门前去。穿过这户人家便听到喊声在院墙外。鲁智深将禅杖在地面微点一下，纵身一跃上了墙头。见张青、张三守在一条巷子中心，东头一群金兵，挺了枪刀，拦着去路。于是大喝一声，奔到金兵面前，将禅杖舞动得雨点也似，把金兵打出巷口。正待追出巷口时，后面喊杀之声又起。回头看时，又有二三百金兵，蜂拥了进来，直逼到张青夫妻面前去。张青手扶了一柄弯刀，正喘息着转不过气来，见金兵进了巷子，两脚一顿，手挺起刀来向前砍去，早有两个金兵应手倒下。孙二娘舞动双刀也前去助战，谁知这批金兵，竟不像他般，两下一交手，回身便走。张青夫妇同时追去，金兵早已逃出巷口。他们走后，却有十几张弓，在巷口上拥出，嗖嗖的发出了十几条箭。张青不曾提防，早中两箭，翻身倒地。孙二娘肩上，虽也中了一箭，却不理会，飞步奔到巷口，把那十几个放箭的金兵，一齐砍倒。其中有个耳戴银环的金将，见孙二娘一只手垂下不能动，兀自一只提刀厮杀，却由巷外端了长矛，向孙二娘胸膛直刺过来。矛头不曾沾人，半空里一条禅杖飞到，将那金将打落一边。鲁智深见顷刻之间，伤了两位兄弟，对那股金兵，又狂搠一阵。战剩的三百余军民，也齐齐的呐喊，奔出巷来追杀。鲁智深惦记了丁字街口的守军，不敢穷追，只好收了禅杖，回到巷子里来，再看张青，却已流着他最后那滩血了。孙二娘满身血迹，坐在地下，斜靠了墙，动弹不得，望了张青尸体，不觉洒下几点泪来。因道：“大郎英灵不远，等奴一等。”说时，便拿起手上刀来要自刎。鲁智深伸出禅杖，只一挑，将

第三十五回

刀挑开丈来远。因道：“你忙甚的！有口气还留着这条身子多杀几个金狗，你且随了张兄遗体，在这民房里将息片时。我着几个百姓，留在这里，抬了你走。”孙二娘扶了墙，慢慢站起来，因道：“师兄，这番巷战，敌多我少，各人自顾不得，如何抬了奴这重伤人满街巷厮杀。奴有两口刀在手边，随时可了，你自去接应厮杀，我把大郎尸体，在这民间院落里暂时掩盖了。将息得身体好些，我再作理会。”鲁智深道：“也好。”于是就着李四和几个民兵，在破墙洞里，将张青抬进人家院落。孙二娘也扶墙走入来。因道：“师兄，你自去，休管奴，奴不死定可逃出重围。”智深道：“大嫂，洒家真个能丢下你在这里？”孙二娘道：“兀的不是喊杀声来也？”智深一听，果然喊杀之声，又风卷了来。他想着丁字街情形要紧，未能两处兼顾。只得向孙二娘道了声：“大嫂保重，洒家再来看你。”言毕，二次领了民兵，向外杀回。

那时，烟焰弥漫，上风头几处火势正大。何灌、史进带了四五百人，在街道烟尘里回转来。鲁智深见所有军民，都衣甲歪斜，鼻息紧促，谅是苦战了来，便问何灌道：“正路还有金兵也无？”何灌道：“刚才来的那拨金兵，我们在焰火里几次截杀，十停倒了结他七八停。叵耐斡离不这贼，要以多取胜，现在又陆续派了骑兵，分着许多路来寻找我们厮杀。我想，我们是牵制之兵，厮杀得越久越好，我在前面和金兵匆匆交战了两次，便由小路旁过这里来。金兵大股，被火头拦住了，大家尚幸无恙。”鲁智深道：“张青殉难了。他浑家受着重伤在民家将息。”何灌点头叹息。这时，孙宏带了后路接应市民，挑了十几桶粟米粥，又是几担碗勺，由烟

丛中匆匆跑了来。见了何灌唱喏道：“制使相公和各位将军苦战了半日，必是饥渴。小人在民家搜了些粟米……”何灌连声道好。便将面前军民分作两拨，一拨警戒在三处街口，一拨站在街上风烟下吃粥。一拨吃过，换了第二拨来吃。

还不到一半时，前面角声突起，金兵又已冲来。何灌将鞭插在地上，将刀悬在腰间，用葫芦瓢滔了大半瓢粥站着吃。听得角声，将瓢一丢，拔刀挥鞭，向前迎杀出来。这次金兵又换了个阵势，每一员金将，率领二三十人作一拨，一拨后面跟着一拨。何灌初时未看到这是何种战法，跳到那金将面前，只一鞭便将他打在地上。紧随在他后面的军民，抢上去将金兵一阵砍杀，那一拨恰不曾逃走一个。但是金兵第二三拨，由两员金将率领，共约五六十人，又蜂拥而上。鲁智深在阵后，哪里忍耐得住？飞起禅杖，直奔到队伍前面，旋风也似，将那员金将围在铁杖影里。只听他大声喝一个着字，已把那金将打落在地。不过这时中外两军，混杀在一团，金兵第四五拨生力军又当鲁智深逼住那员金将，却让旁边的金兵刺了一枪。他见流血沾湿了鞋袜，只好跳出圈子去，退后几十步，立刻撕了一片衣襟将腿伤裹住。只在这时，金兵折损了几十人，他第六拨又抢上了前。鲁智深正待挥动禅杖，史进挺起铁棒，喝道：“师兄少歇。”说着，已跳入了人丛。何灌被一群金兵围着，正杀得吃力。史进就地半滚半跳，自斜刺里直扑向前。看到和何灌对阵的，又是一员金环大将，这如何肯放松了这人。那铁棍作了个大劈柴式，向他头上劈下去。他虽将身子闪躲起来，却已中在肩上。因来势过猛，那人不得不身子一偏。何灌趁此机会，手起刀落，将金将斜砍地上。金兵见又伤了一员大将，这才向后退了百十